

国民党定安县政府  
末任县长的去向

■ 梅子雨

七十周年阅兵有感  
观纪念抗战胜利

■ 许荣颂

荣屏图像传全球，今日喜观大阅兵。  
天安门上红旗展，晴空万里北京城。  
各国嘉宾齐欢聚，礼炮鸣响动地声。  
抗战胜利七十年，中华富强大振兴。  
今日阅兵意义大，雄狮威武保和平。  
队队方阵正步走，中国兵将展智能。  
二砲导弹雄姿现，新式武器耀眼明。  
飞掠蓝天多机种，驾机男女皆精英。  
外国部队同参阅，保卫和平见真诚。  
科技进步现代化，支持指挥有卫星。  
忆前抗日生死战，千万英烈勇牺牲。  
战争伤痛依然在，日军暴行血还腥。  
莫忘战争多苦难，血海深仇岂忘情。  
日本侵华罪债重，不肯认罪改恶名。  
好战右翼似狂妄，复辟军国闹不停。  
“出云”“加贺”造战舰，定名显见野心生。  
今日世界非昔比，全球人民厌战争。  
不忘历史走新路，中华强军方向明。



学生作品选

## 家乡的变化

龙塘中学七年级(1)班  
王玉娟

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女孩，定安县龙河镇是我的家乡。

记得小时候，家乡的路都是土路，一下雨，满脚就都是泥巴，走起路来还得左跳一下右跳一下。环境也不是很好，垃圾遍地扔，家家户户庭院外总是随便堆放一些杂物。

可最近几年，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镇是一个偏远的农业镇，前些年，农业还比较落后，农业劳动靠人力和牲畜。最近几年，国家政策好了，农村实行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保护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家乡的田间地头也出现了很多小型播种机和收割机，一个人可以种好多地，既增加了收入，也减轻了农民的

辛苦。

我们镇农业资源丰富，大多数农户都种植橡胶、槟榔等长期经济作物。近几年，随着低碳、环

保等槟榔加工产业的研发与利用，家乡人的生活也随之得到了改善，镇上有大超市、大饭店、大市场。而且，以前一些没有工

作的村民都找到了称心如意的

工作。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文化生活也丰富了，村里

不仅修了水泥路，还建了文化室，很多人在闲暇之余到文化室去看书看报；此外，镇里几个大村庄还修建了文化广场，经常举行文艺晚会演出。平时，一些喜欢运动的人还会在晚饭后去那儿跳广场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镇上还有一栋九层楼的大建筑，取名“龙汇商务楼”，那里集娱乐、饮食、百货于一体，是家乡人民休闲消费的好去处。

这就是我美丽的家乡。我相信，在我们勤劳智慧的龙河人民努力下，家乡的明天会更加美好。我也要努力学习，将来为家乡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指导老师：冯昌浩

定安县诗词楹联学会执编

1949年12月18日，毛泽东命令“四十三军及四十军准备攻琼崖”。之后，第四十军、四十三军约10万余人，于12月下旬开进雷州半岛，为渡海登陆作准备。1950年3月5日至4月1日，解放军共有近7000人作为先头部队偷渡上海南岛，与琼崖纵队会合。4月16日，四十军六个团共18700名指战员分乘300多只帆船与载有四十三军两个团共6968名将士的81只帆船，从雷州半岛并肩启渡海作战，于17日登上海南岛，在琼崖纵队和先期登陆部队的接应下，随即向纵深发起进攻。4月20日，经过黄竹、美亭决战，歼灭国民党军主力。4月23日，海口解放。

海口解放后，国民党在定安县的政权崩溃在即。此时的定安县政府县长为吕承文。

吕承文，字继武，1897年生，今海南文昌市会文镇烟堆村委会鸿图村人。幼年读私塾，青年时随乡亲到马来西亚谋生。1918年回国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四期，学习三年后回广东张发奎部服役。曾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战争、北伐战争。抗战时期，调回海南出任琼崖守备司令部上校军事处长，后任少将参谋，奉命为副代表（代表为杨永仁专员）在府城与琼崖共产党代表冯白驹谈判，达成琼崖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抗战胜利后，派往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毕业后出任国民党政府广州行营少将高参，后调任广东省第九清剿司令部（驻海南）少将处长、第四清剿司令部副司令兼参谋长，司令均为韩汉英。1949年8月到十月间，任广东省海南行政区长官公署少将办公厅主任，行政长官为陈济棠。1949年10月始任海南行政区定安县长。

定安县岭口镇群山村委会三加村，有位现年九十七岁的老人王代南，他曾经当过吕承文的随身兵，亲历了定安县城解放前夕，吕承文从定城出逃并在黄竹受阻的过程：

1950年4月25日，吕承文带着小老婆及小儿子，还有枪支、银元，在随身兵、管家人员的拥护下，开着小卡车离开定安县城往南方向逃走。

卡车开到黄竹时，遇到解放军两个加强团、琼纵一个团和定安地方武装正在阻击从北往南溃逃的国民党三十九军残部。吕承文看到无路可逃，便找了国民党黄竹乡的乡长。黄竹乡长在附近的一村子里为吕承文做了晚饭。饭桌上，吕承文与乡长相互打气，说不管怎样，要相互帮助，共度难关等。饭后，黄竹乡长安排吕承文一行躲避在田野边的一片树林里。

25日晚，黄竹枪声大作。接下来的是伤员的叫喊声。26日晨，当枪声和叫喊声渐渐消失时，王代南他们觉得战斗好像结束了。这时，吕承文告诉随行的人，说他出去看看，要求随行人员在原地等候他回来，枪和钱千万不能丢。说完，他带着老婆、小孩走出了树林。

王代南等随行人员等了一个上午，吕承文还是没回来。他们猜测，吕承文可能是丢下随行人员逃跑了。王代南等人商议，县长逃了，我们去哪？还是出来向解放军投降吧。他们正准备走出树林之时，负责保管银元的人还说，这些钱，每人都拿点吧！

王代南说，现在命都不知道能不能保住，还拿钱干嘛，交给解放军吧！于是，王代南等随行人员向解放军投降。

解放后，吕承文的去向，是王代南心中的悬念，他伺候过的县长去哪了？特别是在那个特殊年代，他不好说，也不好问。一直到2012年5月才知道实情。

2012年初，王代南把他的此段经历告诉笔者。经笔者多方打听，找到了吕承文的儿子吕先杰先生。5月1日，吕先杰登门看望了王代南，并把吕承文的情况告诉了王代南：

吕承文离开黄竹后，带着家眷回到了老家鸿图村。海南解放后，当时海南军管会要求散落在各地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向当地人民政府投降。吕承文于8月从鸿图村出来向文昌县人民政府投降。1951年3月21日，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吕承文在海口被人民政府镇压，终年54岁。

时间向后推移，去向细节也许会 clearer。